

生活手记>>>



穷人家的钱，大多是小面额的，带着汗渍和体温，不会在保险箱里沉睡，却会在风中抖动。



6岁的王子乔小朋友写了一首轰动网络的诗——《风在算钱》：“谁也没看见过风，不用说我和你了，但是纸币在飘的时候，我们知道风在算钱。”韩寒主编的《独唱团》杂志也选用了它。

最初看到这首诗，我就被它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想象力所折服。可是读后细想，我又感到一丝迷茫。因为这首诗表达的思想太成熟了，似乎不该出自一个6岁孩童之手。稚气未脱的作者，怎么会“对钱”这么敏感？带着疑惑，我在网上搜索王子乔小朋友的资料。可是除了对这首诗的评论，网上没有更多关于王子乔的信息。只有《独唱团》杂志随诗配了一幅王子乔的照片。照片中，胖乎乎的王子乔表情羞涩而好奇，手指关节有些粗大。凭我在农村生活的经验，我断定王子乔是个典型的农村小朋友。

于是我有了这样的猜想：年幼的王子乔，也许已经在帮做小生意的父母收钱了。某天生意结束后，王子乔数着手中的一把钞票：一角、两角、一元、两元……这时刚好一阵风吹起他手中的钞票，于是他灵感突发，写出了那首轰动一时的诗。王子乔笔下被风吹动的“钱”，应该不是崭新挺括的100元、50元面值的钞票，而是带着体温和汗

穷人家的钱

□郭晓辉

渍的零钞。幼小的王子乔，已经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因为生活充满艰辛，所以他对“钱”才会有超越年龄的敏感。

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那是今年最热的时候，在家属院门口，我见到一对卖西瓜的父子。他们来自洛宁，小男孩只有8岁，已经跟父亲进城卖瓜多日了。“媳妇身体不好，只好让孩子出来帮忙，要是我一个人卖瓜带收钱，实在忙不过来。”卖瓜汉子憨厚地苦笑着。饿了他们啃几口自带的馒头，晚上就在不远处的立交桥下席地而眠。“今年西瓜太贱了，能顾住本儿就不错了。”卖瓜汉子叹息着。

我很同情他们的难处，就多挑了几个西瓜，想尽一点微薄之力，让他们能早点回家。父子俩连声道谢。卖瓜汉子慌忙帮我把西瓜往袋子里装，他儿子则把我给他的一把零钱小心地一张张捋平，仔细数起来。这时一阵风吹来，纸币随风轻轻抖动，我忽然想到了王子乔的诗，看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背后，或许隐藏着生活的艰涩。

前几天，一位在县城中学当班主任的同学恰好也给我讲了一件关于钱的故事。去年冬天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她班上一名同学的父亲从乡下赶到学校给孩子送生活费。当时正在上课，他就

请班主任把200元钱转给孩子。他从贴身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摸出一把皱巴巴的票子，仔细数了两遍，是195元，少了5元。他翻遍全身的口袋，也没有找到那5元钱，就请班主任把这195元交给孩子，他还要在天黑前赶回家。

我的同学出身贫寒，拿着这一把钱，她不由得百感交集。她怕班上那品学兼优的学生拿到这把带着父亲体温的钞票心里会难受，就自己掏出5元钱加进去，到学校门口的银行换了两张崭新的“红票子”交给学生。

过了两天，那个学生的父亲又来了，掏出5元钱要还给我同学。她坚持不要，他有些生气了，把钱放在桌子上扭头就走。她有些好奇，就把学生找来，问他怎么知道是老师垫上了5元钱。“父亲给我的钱从来都是皱巴巴的零钱，我知道百元大钞不会是我们家的钱，就给父亲打了电话。”学生充满感激地说。

“多可爱的孩子呀，他居然知道自己家的钱是什么样的！”我的同学感慨道。

穷人家的钱，大多是小面额的，带着汗渍和体温，不会在保险箱里沉睡，却会在风中抖动。透过穷人家的钱，我看到了穷人生活的艰辛，还有做人的骨气。

异域见闻>>>



望着进进出出、闲适地喝着咖啡的人们，蓦然间，在他们恬淡而满足的脸上，我发现了一种惊人的相似。

留学纪事之巴黎蜗行

巴黎色彩

□张易喆

在巴黎的最后一天。

我们一早便赶赴香榭丽舍东端的协和广场。来得早，天蒙蒙地透着墨色般的蔚蓝，生活的气息已在晨曦中飘散开来。广场附近的咖啡厅早已进进出出了数拨客人，门在一开一合之间，带出了香醇浓郁的咖啡豆的滋味，和着早晨清爽的芳香，沁人心脾。远处，高高伫立的凯旋门，如同威武的将军，审视着来来往往的车辆，荣耀散尽，一切都从这个繁忙的清晨开始。此时，一缕晨曦也已经悄悄漫过云端，透过那层霜雾的朦胧，散成闪烁的金光洒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晶莹的街面上映出斑斓的光晕，在蔚蓝的天际弥漫开来。

直到现在，我才渐渐地感受到巴黎的美，也许只有在清晨，在这分宁谧与温馨中，人才能有最真实的体验吧！

这一天的最后一站，我们选择了城北蒙马特高地脚下的红磨坊。

也许是因印象派大师奥古斯特·雷诺阿的名作《红磨坊》，使这个歌舞厅蜚声世界；也许是巴

黎人爱热闹的性格成全了这个歌厅的红火。无论是谁造就了谁，红磨坊热闹了百年，欢快了百年。正因为它，巴黎才显得更加健全，更加多彩。我们到达的时候，离下一场演出还有好几个钟头，便选择了一间街角的咖啡厅，消磨我们在巴黎的最后一个黄昏。

这家咖啡厅的名字翻译过来，就叫做“咖啡厅”。往往，这种纯粹，是对深沉内涵的最完美的表达；这种表达，也最容易让人着迷。屋子不大，紧凑地摆着简单的桌椅。已是下午4点多了，喝咖啡的人依旧络绎不绝。他们多半是常客，轻轻地推门进来，找一个吧台边的台座，或是靠窗的角落，一杯咖啡，一份报纸，静静地坐上两刻钟，然后轻轻地推门离开。在这个时间喝一杯咖啡，对巴黎人而言，就像这轻轻推门出人的动作，平常而又熟悉，就像早已被冲进咖啡里，浓郁得无法释怀，已然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望着进进出出、闲适地喝着咖啡的人们，蓦然间，在他们恬淡而满足的脸上，我发现了一种

惊人的相似——在洛阳的清晨，但凡地道点儿的洛阳人都会走进某一家土得掉渣的店里，喝一碗牛肉汤作早餐。无数的清晨，赶在喧嚣和压力闯进生活之前，热气腾腾中，这样的一碗牛肉汤，便把一天的忧虑压在了心底；365天，这样一碗牛肉汤，在洛阳人的心里早已演变成一种生活的原动力。而巴黎的咖啡厅不也正是这种生活的原动力吗？巴黎有12000多家咖啡厅，星罗棋布，不也蕴藏着强大的生活感召力吗？那一分热气腾腾、融化积雪的暖意，正是这座城市最厚重的精神基石。

坐在咖啡厅的窗边，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我终于明白，无论是热情的红、纯净圣洁的白还是忧郁深邃的蓝，巴黎所拥有的，绝不仅仅是这三色；它所拥有的，是生活的多彩，生活的恬静，生活的浪漫，生活的精致，生活的高贵，生活的典雅以及鲜活的生命力。

当一座城市拥有生活的颜色时，它便拥有了一切。

笔走偏锋>>>



在这样相互撒娇的过程中，是否，我们的空虚、恐惧、压力、无聊终会烟消云散呢？

去外面游玩，女儿走不动了，理直气壮地要我背她：“我还是小娃娃呀！”这一幕并不陌生，刚结婚那会儿，经常穿着细高跟时装鞋出门、活像踩着高跷的我，不也总是理直气壮地埋怨老公：“别催我，我走得动吗？你又不背我！”女儿还小，向爹妈撒娇，是因为她要通过这种方式成长为独挡风雨的那一个；新婚不久的我，向老公使小性子，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大约只有这么一个人会真正让着我，让我偶尔放松一把，释放压力。正像有些时候，他也期待着我的包容和理解，这才是经历过风雨的男女的真实内心。连赵本山也会替宋丹丹说一句撒娇的话：“当名老女人难。”大家笑归笑，却只把它当作小品中的噱头。

可是不明白，我们的80后作家怎么了？在他们的作品中，我看到的几乎是清一色的颓废和迷茫，完全是一副瘫手瘫脚坐在地上认真耍赖的小儿嘴脸：“你们这个社会怎么这样，让我们怎么

容易撒娇的年代

□丁莉

办呀？我们太痛苦太郁闷了，苦水不倒给你们倒给谁？”他们在向谁集体撒娇？

从《牵手》到《突出重围》，再到《怦然心动》……在内地的电视剧史上，小三的形象早已揭去了不光彩的面纱，变得名正言顺了，成了被同情、被理解甚至被赞美的对象。又是谁听任她们公开撒娇？

“广州很多房子价格超过2万元/平方米了。我是副厅级，每月工资8000多元，两个月工资也买不起一平方米的房子。”这是欠扁的哭穷式撒娇。

“我好忙啊”——这是我们听到最多的一句撒娇。没有权没有钱还不打紧，关键是不能被人视为社会闲人，忙便成了值得一晒的名片：“我”也很重要哦！于是，大家饭也来不及吃，病也来不及看，恋爱也来不及谈，恨不得坐火箭出去办事，偶尔闲下来了，也是接电话发信息，一派忙碌……

诗人林雪这样写到：“……一个歌手在流行

歌曲中撒娇/需要你，我是一只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这真是一个大容易撒娇的Show时代，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表现自我，争取眼球和回头率，但是，一切竟要通过扭捏作态来赢得吗？

那么今天，你撒娇了吗？如果，撒娇还需要一个理由，你的撒娇究竟是为哪般呢？就像被父母或老师冷落的孩子，总会想方设法做一些出格的事情来寻求注意。在这样相互撒娇的过程中，是否，我们的空虚、恐惧、压力、无聊终会烟消云散呢？从这个意义上说，撒娇尚不失为一种宣泄。

但是，“撒娇”更多的是一种迫切需要得到别人肯定和承认的不自信，远不是真正的现实反映。所以，撒归撒，千万别当真，以为自己就是那个千人宠万人疼的公主，必须被大家当宝贝捧在掌心。撒娇而不轻薄，是因为我们知道还有那么多责任，那么多对社会、对人生有所建树的工作需要去做。